

闲话金庸

金庸三次姑苏之行

查玉强

金庸坦言，非常崇拜自己的祖父。但金庸出生时，祖父已离世，故金庸对祖父的情愫，实际更多地体现在祖母身上了。金庸的祖母查黄氏(1873-1937)是苏州人，他自小听着祖母的苏州话长大，祖母烹制的苏州菜，即便耄耋之年还时常念叨着。

在苏州，金庸有几门过往甚密的同宗近亲；他曾就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(当时的校址在上海)，后来改为苏州大学；他的胞兄良镗曾在苏州国立社教学院教过书；他喜欢听苏州评弹……所以说，金庸与苏州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。金庸还坦言，从童年就开始喜爱着苏州这座城市，喜欢看苏州的粉墙黛瓦，喜欢听苏州人的吴侬软语。

金庸究竟去过多少回苏州，恐怕谁也说不清楚。金庸老家海宁与苏州相距不远，即便在交通不便的农耕时代，也不过是一天的水路。但1948年金庸去了香港，再造访苏州，就很困难了。我们知道的是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金庸曾三次造访苏州。

第一次是在1986年5月7日。那年金庸应邀到北京开会，然后南下南京，去六合见了兄长良镗，到了祖父的故地丹阳，最后去苏州探望堂伯父查忠礼(已故)之家人。7日上午，在苏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安排下，金庸偕夫人前往由堂弟查良平任厂长的苏州丝

绸印花厂参观。到厂后，金庸与堂弟良平与良中(时任市纺织产品研究所科研办主任)见了面，彼此询问年龄，金庸对良平说：“我今年六十二岁，比你年长四岁。”又指着夫人林乐贻道：“你还得叫她嫂嫂呢。”他还说：“当年，家父到过苏州伯父家，长兄良镗一度还住在伯父家，这些事我都还有印象。”

接下来参观工厂，金庸为印花厂题词：“锦绣江山千万里，慧心巧手妥安排。”参观一结束，金庸便向两位堂弟道别，当天下午就离开了苏州。事后，金庸给两位堂弟解释说：“我不习惯一大帮人随行(当时陪同人员加记者有二十多人)，尤其是政府领导陪同。”

金庸第二次到苏州是在2000年4月29日，适逢母校苏州大学百年校庆，金庸前来接受苏州大学给予的名誉教授聘书，并为学弟学妹们作了《苏州的人文精神》的演讲。随后为母校题词：“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。季札、伍员、陆逊、范仲淹皆吴人中之可法者也。”

当晚金庸下榻于苏州的竹辉饭店。堂弟良平一家晚上前往拜访，金庸看着良平祖孙三代，人丁兴旺，无不感慨地说：“我至今还没有第三代‘家’字辈的人。”第二天，金庸离开了苏州。

2007年9月22日金庸第三次到苏州，主要为其小说《雪山飞狐》被改编为苏州评弹举行开播

仪式而来。当天下午，先到苏州评弹学校观看师生表演，并接受了学校授予的荣誉教授聘书，金庸为学校题词“评弹摇篮”。当晚宿香格里拉大酒店，苏州的几位堂弟照例趁晚上这段时间，前往宾馆晤见堂兄。

第二天是活动的正日。金庸先参加了评弹《雪山飞狐》的开播剪彩，现场聆听了邢宴芝、邢宴春姐弟的精彩弹唱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接着应母校所请，去苏州大学接受了名誉博士证书。当得知这是苏大有史以来第一次授出的名誉称号时，金庸特别高兴说：“我得过很多学校的名誉博士、名誉教授，但像这样的第一个，我还是第一次获得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对苏州大学的‘爱情’不会改变。”随后，在存菊堂礼堂内作了《中国历史大势》演讲。

当晚金庸应邀赴松鹤楼宴，品尝到了地道的苏帮菜，欣然写下了“百年老店，历久常新，如松常青，如鹤添寿”的祝福之语。

第三天，东道主仍作了参观游览、会客访谈的活动安排。有记者问金庸，对《雪山飞狐》(节选)取代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，入选北京版的高中语文教材有何感想。金庸回答说：“我获此消息很高兴，但千万不要把我和鲁迅相提并论，我很佩服鲁迅，我远不及鲁迅。”第四天，即9月25日，金庸离开了苏州。这是金庸在苏州待得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
生活小品

榕枝上的鸟窝

高毅俊

二层走廊的尽头，正对着大叶榕的枝梢。

榕树扎根在围墙之外，是我身边水泥森林中真正意义上的树，仅此一棵，却四季常青，独木成林。榕树的主干，围上了当地人祈福用的红布带。这是我到厦门工作的第三个年头，一墙之隔，我的视线仅停留在茂密的树冠，从未看见街角的繁忙，更不用说年节时分那些在榕树下双手合十、驻足祷告的人了。

放晴的时候，会有几缕阳光洒向走廊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倚靠在窗台边，倾听墙外来往的足音。很长时间没有出去了，不清楚外面的盛景；很久没有新的客人了，这几缕阳光就让我心生暖意。

并不是所有的访客都要登门而入，对于栖息在树上的鸟儿而言，窗台也是很好的栖息场所。麻雀三两成群，一蹦一跳；喜鹊在空中画着圈儿；偶尔也会有一两只燕子，撇着小脑袋看着玻璃后的我，就像我小时候扒着邻居的窗户偷窥笼中的小黄雀一样。

日落时分，鸟儿们成群结队回到榕树的家中。夜幕降临，万籁寂静，我趴在书桌上。一刹那，仿佛听见了来访的脚步声，我连忙推开房门奔向走廊，昏暗的灯光下空无一人。原来，刚才的脚步声竟是自己扑通起伏的心跳。

在一个午后，我靠在窗台，突然发现距离最近的枝头上，多了一个小小的鸟窝。

此后，每天清晨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奔向走廊的尽头，推开窗户看一看那个鸟窝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不再像以往一样倚靠在窗台边等待阳光，而是谨慎地守望着树梢上那个温暖的小“家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鸟窝周围铺上了一层白色的绒毛。一个午后，我惊喜地发现里面多了两颗鸟蛋。我拈了一把小米，轻轻洒在旁边，决定从此以后不再打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雷声惊醒，大步来到走廊尽头，猛然推开窗户，只见乌云压城，红布带在风中凌乱飘荡。我满怀期待地望向树梢，然而鸟去巢空。大雨滂沱，我关上窗户，静静地趴在书桌上。雨停之后，再次来到窗前，小心翼翼地确认了刚才的失落。

空空如也的鸟窝！大概它们也不属于这里吧，就像我一样，它们离开故乡来到了鹭岛。或许，眼前的空巢，只是它们暂时的栖身之所。

我依然像往常一样倚靠在窗台，但再也没见到那几只鸟儿回巢。它们到处旅行，偶尔落脚我的窗前，又飞到了其他地方。到处都是它们的家。

地瓜村记事

沉默的“姐夫”

宋小植

建通的姐夫是个很模糊的人。说他模糊，不是指他的形象模糊，是指他给人的印象模糊。

我想到建通，会想到建通黝黑的皮肤。建通见到人会憨憨地笑，“坐。”他说。

除此之外，建通基本无话，就见到他默默地做事情。早上6点左右起床，干活；中午12点准时吃饭，午睡；再继续下地干活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姐夫是什么印象呢？

我模模糊糊地想，好像是跟着建通连在一起的。

自从建通的老婆妹回老家去照顾孙子，地瓜村的农场就剩下建通一个人了。农场果树多，又要养鸡鸭。建通就推荐了他的姐夫来帮忙。

姐夫住在山腰上，建通住在山脚下。一上一下，有个呼应。

据说姐夫也是考虑了很久的。姐夫前几年也在农场干活，照旧住在山腰上，与山脚在建通两口子一上一下。

那时候建通夫妻俩负责果树和蔬菜，还要养鸡养鸭。姐夫负责放羊放牛。因为他在山腰，我们在山脚。远远地只能看到牛。白鹭从棕色的牛背上飞起，飞过池塘。黑色的山羊隐没在青草地上。在我们城里人看起来，有田园牧歌般的感觉。

有时姐夫赶着牛羊下山，在山脚下碰到我们。我们正想跟他打招

呼。可是他的眼神一滞。我们的招呼就断了。

沉默就此成了我们的相处方式。

后来听到老管家建元说他：做事就要有做事的样子，不然人家花钱请你来干嘛……

后来听说一年卖牛的钱，都付不了他的工资。后来农场卖了牛卖了羊，姐夫就离开地瓜村了。

这次再把他请回来，是建通的主意。建通说他能管住姐夫。

再去地瓜村，建通就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。午饭是姐夫做的。三个人两菜一汤，清爽可口。我忍不住夸了姐夫。姐夫涩涩的，微微笑了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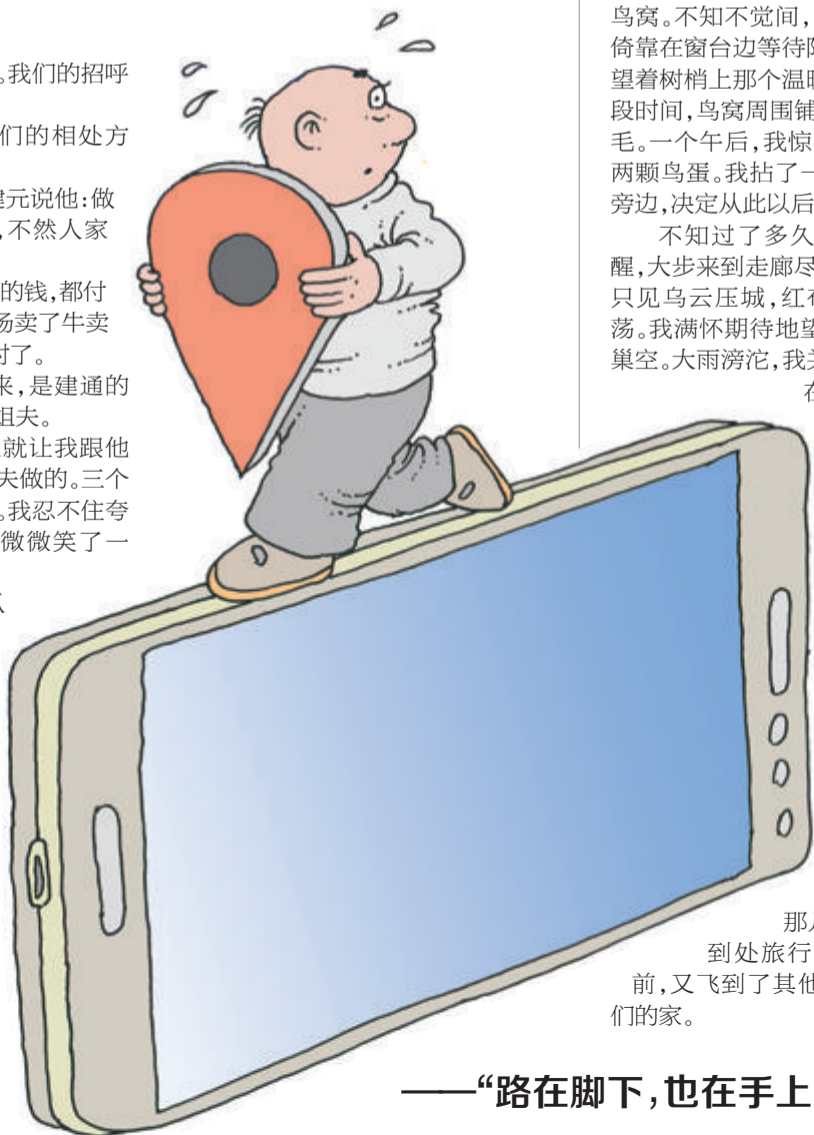
姐夫这次再回地瓜村，不养牛了。他养羊和养猪。

黑山羊在山脚吃草，白鹭又跟着山羊，起起落落。

秋天傍晚的风吹过来，晚霞还没落下，姐夫提着猪食，穿过被杂草环抱的荷花池，去给三只猪喂食。

第二天午后我没有休息，正在村里逛。几只山羊呼啦啦地跑到屋顶，瓦片呼啦啦地响。姐夫又不见了。

小牛漫画



——“路在脚下，也在手上”！